

川海文心

倚池品古韵自流

■赵利辉

唐长安城位于西安龙首原的南端，它的东南就是少陵原。少陵原东西窄而南北长，宛若一条土龙从秦岭山麓伸向渭水。原的北头下陷出一块洼地，形状为不规则葫芦瓢样，东南西三面隆起。山中泉水无处跑，就势汇聚于此成了池。池水透底澄澈，回流屈盘，长安人怜爱之，取名曲江池。登大雁塔俯视，池犹如镶嵌在原头上的一颗水晶珠，天然成趣，自然而壮观。

每年仲春，曲江池“桃花细逐杨花落，黄鸟时兼白鸟飞”，真个是群鸟翩跹，百花争艳；到了秋季又成另一番景致，“曲江萧条秋气高，菱荷枯折随风涛”。芙蓉园位于曲江一带地势最高处，以芙蓉花多而得名。紫云楼座落在园的北侧，登楼纵观，四周山明水秀，园内亭阁相连，花卉丛生，林荫小道交织。远望，黄渠从秦岭脚下蜿蜒而来，把曲江和秦岭连在一起，水碧山青，刚出水的芙蓉，分外明艳。西岸的杏园，地势稍低，但起伏多变，与慈恩寺南北相通。园中筑有曲江亭，是文人墨客去大雁塔题名作诗的必经之处。微风轻拂，岸边垂柳烟云、过往仕女的红罗裙，都随水面泛起的涟漪漫开了来。难怪杜甫要在池边出神地望着，“苑外江头坐不归”。

唐代有曲江饮宴的传统，以每年的中和节（二月一）、上巳节（三月三）和重阳节（九月九）为期。到时，唐王在曲江池宴会群臣，附近的万年县和两京县要在此竞赛贡献。锦绣丝绸、奇珍异宝摆满曲江池两岸，

“帷幕云合，绮罗杂沓，车马骈阗，飘香堕翠，盈满于路”。紫云楼上照例张灯结彩，园内歌舞翩跹，伴有皇家乐队演奏，声闻于天。司农司进献的禾苗穗大，户部制造的画舫坚稳；宫女新式的发髻，胡人的旋舞，都为时人所津津乐道。但曲江宴会中，最负盛名的还要算“曲江关宴”。每年殿试完，朝廷必设宴款待和安慰未考中进士的落第士子，借以鼓励其来年再考，为大唐多出人才。

曲江关宴演变为已中进士同年相会的盛宴，是后来的事。值此时日，新科进士们先来杏园曲江亭小坐，再漫步到慈恩寺，挥毫作词，雁塔题名，扬其喜悦心情。“及第新春选胜游，古园初宴曲江头”。进士们为了争名逐胜，摆的关宴十分阔绰，常常是一席之宴，水陆珍馐，靡不毕备。这下带动了长安城中的大小商贩，他们摆摊儿，陈列出各种奇货异物，种植园户则争相以名花布道，吸引了大量的观光游客。曲江池一时人挤人，摩肩接踵，致使长安城内几乎半空。人们站在堤岸边观水，淙淙冒出的泉水，与奔腾而来的黄渠水汇合，搅动一池春水。中央突起的汀州上，繁花盛开，如一个花冢。一个七十岁才考中进士的文人，划船停泊在汀州边。“前年送我曲江酒，红杏园中醉似泥”，他欣喜若狂，开怀畅饮。天色昏暗了，长安城的人们还不舍离去，他们既为那老人高兴，亦担心其安危。

月亮上来了，进士们酒足饭饱，径直奔赴浐河边的月灯阁村打毬。同年咸集，两队对垒，数千人围着月灯阁观战，大呼小叫，以壮声威。月登阁村闻名，

是因为村头有一座三层楼阁，每到有月的夜晚，月亮必映登于阁顶。月亮从如霜的地面登顶，每层必停，冉冉而上，故而附近的村民都来争观奇景。村长就把楼阁前的麦地，圈了个马毬场。长安忽然出现的这种运动，是骑马执杖打毬，谓之击鞠。其发白波斯，从西域传至长安。打毬之风起于唐太宗，之后的唐王也多有此兴趣。唐中宗嫁金城公主，吐蕃使者前来迎接。上为了热闹起见，便请客人在梨园欣赏打毬。吐蕃使者观毬，一时热血沸腾，请求入场助兴。于是，组了一个唐队，一个吐蕃队，两队展开比赛。吐蕃队数胜，唐队屡败，场面未免难堪。上急忙诏来临淄王李隆基，嗣虢王李邕、驸马杨慎交和武崇训入场。李隆基精于击鞠，胯下马快如闪电，手中杖挥洒敏捷；加上驸马等人的配合，打得吐蕃队连输三场，扬了大唐国威。不过在民间，长安人打马毬并非全部骑马——月登阁村民是骑驴打，进士们体弱，是扛着杖步行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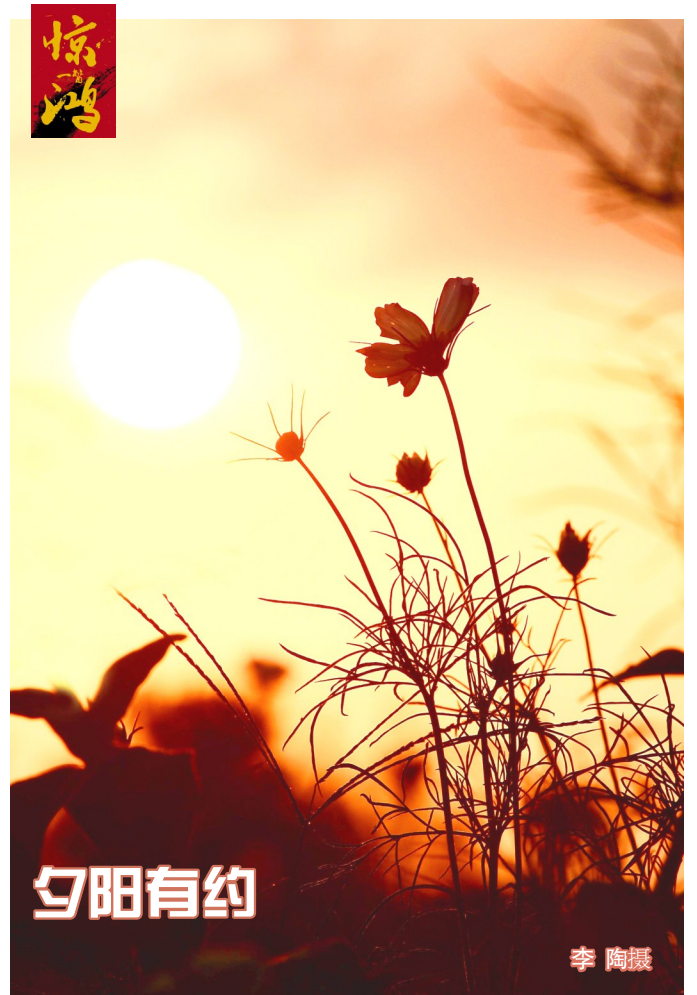
“热闹终归是他们的，与吾何干？”月夜里，一个叫崔护的书生，在一隅独自神伤。他寒窗苦读，这次考进士落了第。崔护辗转难眠，不禁想起去年桃花盛开时节的事。那日过城南庄，看到一个院子，足足有一亩地大。花草丛生，桃花灼灼，周遭寂若无人。崔护口渴，想去讨碗水喝。扣门许久，才见一女子自门隙中窥伺，问：“谁耶？”崔护躬身答：“寻春独行，酒渴求饮。”女子开门，端给他一碗水。她请崔护坐在床边，自己则斜倚着桃树。崔护看那女子的脸蛋，在桃花的映衬下，十分妩媚，就和她搭话。女子只是注视着崔护，却不接他的话茬。崔护天性纯良，喝完

水，觉得不好久留，便起身告辞。离开时，女子一直送他到大门口。

是夜皓月当空，崔护忽然想起了她，情不能抑。第二天，他急匆匆跑去城南庄，想再见那女子一面。门墙如故，却落了锁，庄中并无一人。崔护怅惘不已，题诗在门扉上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人面桃花，物是人非。假使人能穿越时空，最美

好的记忆，大概莫过于和一个唐朝女子的初见罢。

千余年以后，我在如今的曲江池边做了一个梦，梦到自己回到了大唐。芙蓉园中的人都散了，唯见杜甫还枯坐在曲江池头。他吹一种古老的乐器，叫作埙，其声呜呜然。如怨、如慕、如泣、如诉，余音袅袅，不绝如缕。我陪杜甫坐了一会儿，劝他早点回家，却推他不动，定睛一看，原来只是一个石化的雕塑。



李陶摄

闲思随笔

■李秀芹

多年以前，我们这里的超市还不卖蔬果，小镇上也无专门卖水果的店铺，夏天人们想吃西瓜了，都是从下乡吆喝叫卖的小贩手里买。小贩不是天天串乡卖，有时五六天来一个，有时十多天来一个，所以我们买西瓜一次都买好几个。

那时大家都不知道催红剂，西瓜熟了就是熟了，不熟就是不熟。我不会挑西瓜，买西瓜时，全靠对西瓜贩子“望闻问切”。我问小贩：“西瓜熟不熟，甜不甜，沙瓤不？”西瓜贩子一脸正气地回答：“保熟、保甜，不熟不要钱。”

小贩再三肯定后，会当场取一个西瓜，切开一个三角给

我品尝一下。确定是熟瓜后，便成交了。

但一个西瓜熟了，不代表买回来的所有西瓜都是熟的。待到大量享用时才发现，一蛇皮袋西瓜里，运气好了，有几个脆沙瓤的，运气不好的话，里面也有不熟的，切开后籽儿和瓤都是白色的，口感还不如黄瓜，让人大呼上当。有的瓜贩隔几天会再来，我们便留着不熟的瓜找他退钱，这样虽然经济上损失不大，但心理上伤害不小——毕竟一连好些天守着几个不熟的西瓜，在炎热的夏季实现不了“吃西瓜自由”，谁不心烦呢？再说，有时若上了个别小贩的当，他再也不来了，“黄瓜版”西瓜也得自家人消灭。

同事张老师会挑瓜，他家

原来是瓜农，他选西瓜可谓童子功。他会给西瓜“相面”，左看右看后，用手指敲一下西瓜皮，便可挑到熟瓜。有一次，一个卖西瓜的小贩在我们学校门口吆喝，张老师领着我们去挑瓜，他拿起一个西瓜，左右看过后，用手拍了拍，听了一下声音，然后说：“熟了，但不是沙瓤的。”卖瓜的小贩当场切开一看，果然如张老师所言。

张老师又挑了一个西瓜，看了看后，说：“这个是脆沙瓤。”切开一看，他又说对了。

我们也向张老师请教过挑瓜的技巧。他说的那些技巧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并没有独门法子，但我们就是掌握不好。这就像练习太极拳一样，我们会的是花架子，而张老师则掌握

了内功。

我儿子高考前，我请张老师给我买一蛇皮袋西瓜。这是伺候考生的瓜，必须保熟，否则让儿子吃个生瓜，不仅不能消暑，还有可能影响他备考甚至上考场时的心情。

张老师跑到城里瓜摊给我们买了一袋子西瓜，并当着我的面切开了一个，果然是脆沙瓤。临走，张老师嘱咐我，若切开有不熟的，告诉他一声，他负责退货，再换一个熟瓜回来。

儿子高考前一天，张老师用自行车驮着一蛇皮袋西瓜来了，说这是他老家亲戚种的瓜，送我们几个尝尝。

两袋西瓜吃完，我更加佩服张老师挑瓜的本领了——全熟全甜，全部是脆沙瓤的瓜。

后来有一天，张老师的女儿来我家玩，我称赞她爸挑瓜的技术。她笑着说，她爸挑瓜其实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当年我在儿子高考前托他买的西瓜，其实不是他从城里瓜摊上买的，是他专门回了趟老家，从老乡瓜地里买的瓜。为了选到好瓜，他专门请村里几位经验丰富的老瓜农筛选了好几次，选了三蛇皮袋瓜，两袋分两次给了我，剩下一袋留他家里，等着给我换瓜。“因为是‘高考瓜’，我爸不敢大意。”张老师的女儿说。

听了她的话，我恍然大悟，心里顿时泛起一股如脆沙瓤西瓜般的甜滋味。原来，保熟的“高考瓜”里，蕴藏着张老师的热心、实诚和善良。

保熟的“高考瓜”